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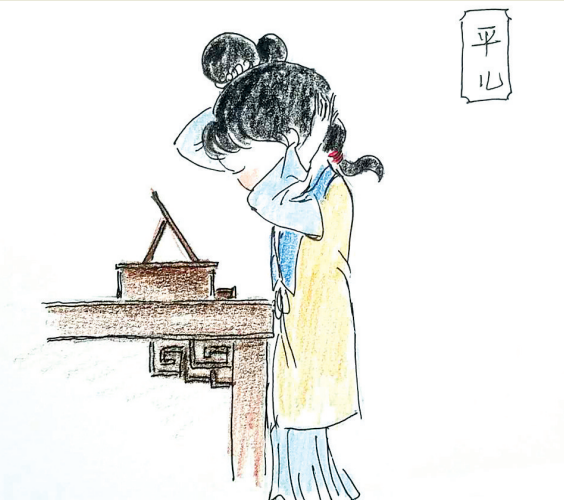
专栏

E-mail:skusky@126.com

闲翻红楼

骆东华(编辑,考完雅思读红楼)
配图/张屹

奴大欺主



第56回探春说起贾府集体采购的头油脂粉质量低劣,各房只能托人自行采购。可是,如果托相熟的下人去买,东西质量就好;如果仍旧“使了官中的人”,买来的便老方一帖。平儿回答,那是因为“官中的人”忌嫌办办,“宁可得罪了里头,不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人”。所谓奴大欺主,此一例也。

好奇心

岑嵘(媒体人,对一切事物都怀有好奇之心)

神奇动物去了哪里

电影《神奇动物在哪里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1926年,魔法动物学家纽特·斯卡曼德抵达纽约,在他不起眼的皮箱里,装着各种神奇魔法动物。一个叫雅各布·科瓦斯基的麻瓜(不懂魔法的人)无意间放跑了这些魔法动物……最后纽特终于找到了它们,提着箱子带着动物们离开了纽约。

纽特后来写了一本书《神奇动物在哪里》,这部作品一问世,就被指定为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教科书。那么问题来了,纽特的这些神奇动物后来去了哪里?

我们从哈利波特的系列故事中不难推断,这些神奇动物在几十年以后像渡渡鸟(Dodo)一样灭绝了。

正是这些动物的神奇特性,使得它们难逃灭绝的命运。它们注定会成为偷猎者疯狂追逐的目标:嗅嗅(Niffler)热爱一切闪闪发光的東西,它擅长收集金银珠宝;鸟蛇(Occamy)的蛋壳非常美丽,它有着白银的质地(雅各布就是用它向银行抵押获得贷款);护树罗锅(Bowtruckle)会开各式各样的锁……

那么这些神奇动物怎样才能逃过灭绝的命运呢?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或许能让我们学会比魔法更有用的东西,以解开这个难题。

假如毒角兽(Erumpent)生活在你的村庄周围,他的大犄角能刺穿一切物体,而且内含毒液会让任何被注入的物体爆炸。虽然它一般不会攻击人类,但是也会对庄稼和房屋造成严重损害,而它周围的村民并没有因它获得好处。当你听说伦敦的黑市每头毒角兽卖到五万英镑,你也许会考虑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大家伙。

经济学为拯救濒危动物提供了一些深刻的见解,保护策略必须和神奇动物生存区域的人的积极性一致才会有效。也就是说,给当地居民一些激励,使它们希望这些动物活着,而不是死去。如果全世界的魔法迷都愿意付高价观赏毒角兽,那么当地居民就能从旅游业中获得好处,人们就有动机积极保护这种动物。

现实世界中,哥斯达黎加就是这么做的,该国将25%以上的国土设为国家公园,每年的旅游收入超过10亿美金。

另一个办法是让神奇动物私有化。2013年,官方估计南非白犀牛数量达到1.89万头,这其中属于私人就达5000头。这些犀牛私人所有者雇用武装人员像保护金库一样24小时保护白犀牛,他们还在犀牛角中加入GPS定位器。虽然他们并不会像纽特一样真心爱着这些神奇动物,这只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,但这不妨碍他们尽全力保护这些动物。

人们通常还会想到的保护方法就是禁止交易,比如宣布雅各布拥有鸟蛇蛋壳这类行为是违法的。但现实世界通常比魔法还要复杂,比如1990年,国际市场上犀牛角的价格仅为每公斤1000美元。在禁止犀牛角交易后,到了2013年,犀牛角每公斤标价到了6.5万美元。这个价格超过了黄金和可可因,这时,禁令就成为逆向激励,让偷猎者和走私者为了犀牛角更加疯狂(这有点像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禁酒令)。

南非的环保部门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办法,他们认为黑犀牛之所以被杀害,是因为它们的犀牛角非常值钱。如果没有犀牛角,那么人类很可能没有理由再猎杀这种动物。于是一些环保部门的官员开始捕捉黑犀牛,并把它们的角锯掉,然后将其放归大自然。

那么这种方法有用吗?经济学家指出,偷猎者仍然会捕杀无角的黑犀牛,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碰到同一头犀牛而浪费时间,同时这也使现存的黑犀牛角价格更高,越发使得黑犀牛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。

纽特的《神奇动物在哪里》告诉我们神奇动物吃什么,如何饲养,而经济学则告诉我们要阻止人们捕杀神奇动物,关键不是了解这些动物的特性,而是洞悉人的行为。

私城记

林宝生(画家)/图 陈思呈(专栏作家)/文

上篇说到,每天下午四五点多的时候,泊岸卸货的轮船,把码头变成了一个集市。孩子们在杉木、竹排、水果担之间穿梭,乘客下船,顾客买货,到处一片忙乱。那个时候船员们也没闲着,他们还要洗船。

他们用水桶从江里打捞江水,一桶桶冲遍船里每个角落,瓜子壳、果皮、塑料袋,纸屑,混杂在洪流中消失。船身变得锃亮。洗船这件事,不知怎么让人觉得很有快感,轮船仿佛巨人那样抖了抖身上的水珠,仿佛经过这一番大刀阔斧的冲刷,让人注意到它的伟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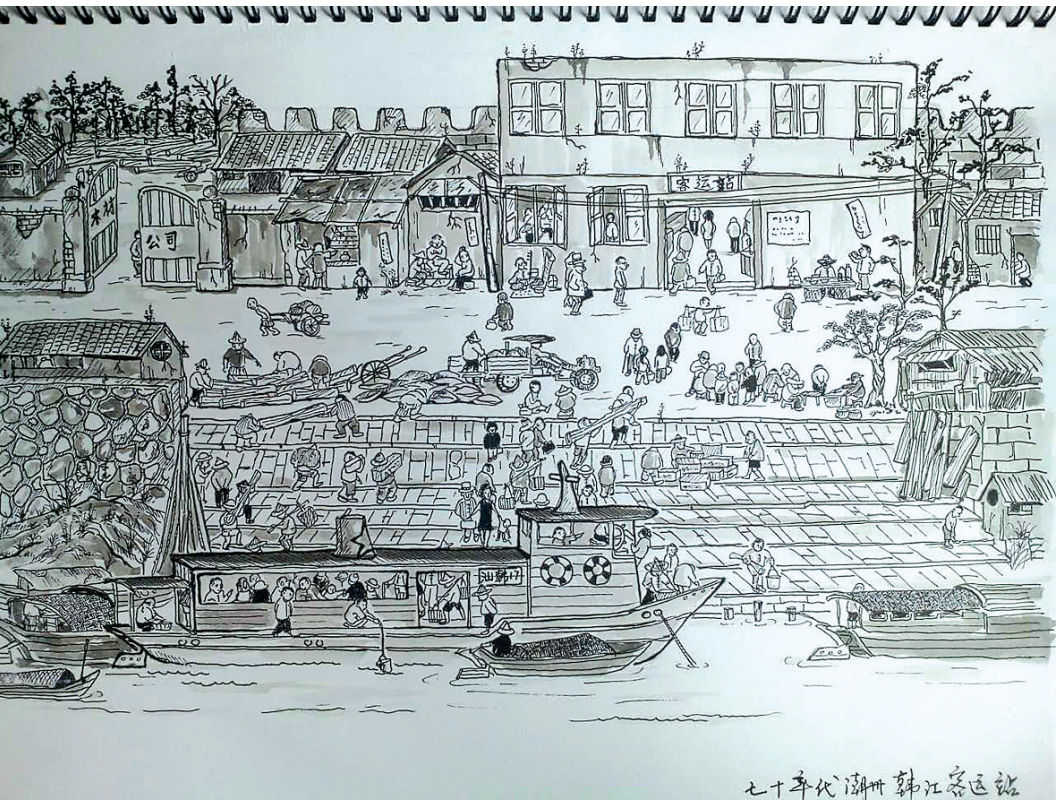
我呆呆地看。看到船员们洗完船,各自回家去了。各种货物被他们的主人送往真正的市集。追逐的小孩重新发现新的目标。码头安静下来,轮船也安静了。这就是那些在深夜里发出“扑扑扑”声响的其中一只吧。从江的上游很远很远处开来,它经过的那些很远的地方,到底是什么样呢?很远的地方,一定是美的。

如果有时光机,我要向那个时候的我,介绍一本叫《白轮船》的小说。里面有一个小孩,每天都在岸边用望远镜看着伊塞克库尔湖上的白轮船。白轮船出现了,它有一排烟囱,船身长长的,雄伟而漂亮,它在湖上行驶,就像在琴弦上滑过似的。他立刻断定,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,伊塞克库尔湖上的水手,正是在这条白轮船上。

童心至为辽阔。看似不着一物、一无所有的童心,很可能有着的超出我们想象的理解力。它,一定能理解另一个处于截然不同的命运中的孩

一笔闲话

郁震宏(七〇后生人,桐乡市大麻镇人,任中华书局编辑三年,参与编辑《全元诗》、《章太炎国学演讲录》等数十种。曾在北师大文学院开设《楚辞》课)



子。即使从未走出过小城一步的孩子,很可能比走遍名川大山的成年人,更能理解“远方”是什么。在每个看洗船的黄昏,在每个听着轮船汽笛声的夜晚,江边的孩子独自想象,独自回味。他们

不觅知音,不需理解。像自学成才那样,建构了自己的远方。即使从未走出小城一步,也不会有逼仄的童年,因为,日复一日的,对辽阔事物的想象,喂大了自己。

宋元时期的桐乡望族

是进士,官都承旨。

崇福镇五桂坊里,除了莫氏,还住着一个望族——蔡氏,南宋时期蔡开、蔡辟两兄弟都考上进士,因此坊里又多了一个小地名,叫“桂华里”。蔡氏祖籍福建仙游,南宋时期,蔡开、蔡辟的父亲蔡材才始迁居崇德,蔡材是北宋名臣蔡襄的八世孙。与蔡材一道迁居崇德的还有他的堂叔蔡源,蔡源的后代中,有一支迁到德清县,后来成为德清县四大家族之一。可以说,崇德、德清的蔡氏是同根同源的。

如果说崇福镇莫氏是宋元时期崇德县第一家族,那么梧桐镇徐氏毫无疑问算是第二家族了。徐氏世居凤鸣里(今梧桐镇),南宋时期,徐浚与他的三个儿子徐远、徐逢、徐迈都考中进士,徐浚的族弟徐纲,徐纲的两个儿子徐龟年、徐逢年也都是进士,而且居官都颇著声望。史称凤鸣里徐氏:“登进士科者相望,视他聚落为仅有。”

宋元时期,崇德县城里还有一个坊,叫“裘桂坊”,是因陆氏而名。陆氏祖籍高邮,两宋之际迁居崇德。南宋时期,陆氏出了陆竣、陆鏊、陆德舆等多位进士。

石门镇张氏也是宋元崇德望族。石门张氏分两支——东张、西张,戴表元《石门张氏园》诗“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”,写的就是

这两张。西张后来比东张出名,主要是因为西张出了个张伯淳,他是元初名臣,还是赵孟頫的姐夫。张伯淳,《元史》有传。

钱氏也是宋元崇德望族,钱氏分为钱林、洲泉两支。按文献记载,吴越王钱镠曾寓居钱林,发迹以后在钱林造了祖祠,由此蛛丝马迹来看,钱林的钱氏跟吴越王可能是有点关系的。洲泉望族钱氏确实是吴越王的后裔,钱昱是吴越王钱佐的长子,按文献记载,他是第一个定居洲泉的钱王后人。后来还有钱勰、钱文等名臣,都是宋朝的地方名人。钱林以“钱”命名,洲泉本名“洲钱”,也带有“钱”字,这里面可能是有点名堂的,可惜文献不足,只能悬想了。

元朝时期,上市的俞姓也是地方望族,出了兄弟举人——俞镇、俞锐,其中俞镇是乡试第一名,也就是解元。俞氏本为开封人,宋室南渡后定居杭州,宋朝末年,迪功郎俞应龙从杭州迁居崇德县,他就是俞镇的曾祖父。俞镇的父亲俞天民,官嘉兴路儒学教授,与著名文人邓文源为至交。

宋元两代,是桐乡历史文化上非常辉煌的时期,名门望族林立,影响至今未已。除了以上所举,还有李、贝、王、黄、辅、程、鲍等望族,范厂长说:其他的望族,比如我们范家,你有空到“相州画林”里去,边喝茶边讲吧。

山苍子

道,才知道原来那绿色的不是胡椒。

木姜子也就是山苍子,还有一个别名是山鸡椒。木姜子和山鸡椒两个名字恰好概括了它的风味,姜和椒,是辛辣的风格,但整体还是柠檬香。那是我第一次吃芷江鸭,奠定了基础。往后就再也没吃过那样味道的鸭子,即使在湘菜馆,有芷江鸭,菜上来也没再看见木姜子。把厨师叫出来询问,他说他用了木姜子油,并说芷江鸭的拌料就是各有不同,各家有各家的配方。那就没有办法了,已经先入为主。

另外,我总觉得山苍子这样的东西,直接炖鱼是有多么合适。有这样的念头,大概是哪里见过。类似剁椒鱼头,可改为一半辣椒一半山苍子。留待来年的夏日八月,我来小试一下。

山苍子在中国的分布很广,很多地方应该都有它在饮食中的应用。像是福建有用山苍子的根和枝来炖汤。因为山苍子在福建另有别名,是否能对应上,有些不确定。

最后,稍微提一下山苍子油,很多高级香香水化妆品香皂,包括一些食品中的香味,特别是紫罗兰香,都是从山苍子中来的。

